

海峽飛來的信鴿



HAIXIA FEILAI DE XINGE

海峡飞来的信鸽

韩道寅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海峡飞来的信鸽

韩迺寅 著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永吉县科教印刷厂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625印张 52,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310

统一书号：10377·1 定价：0.40元

目 录

1. 飞来的信鸽	1
2. 嘉义呀，你在哪里？	9
3. 神鸽的故事	13
4. 白脖儿咕咕叫	19
5. 智甩牛爷爷	26
6. 白脖儿受审	33
7. 白脖儿大战雨点	40
8. 牛娃闯祸了	45
9. 惹坏了小哥儿俩	52
10. 在信鸽医疗站	57
11. 鲜红的露字	65
12. 幸福的一家	72
尾声. 带翅膀的“旅客”	76

1. 飞来的信鸽

“嘹啦啦，嘹啦啦……”

小哥儿俩大丁和小丁肩膀挨着肩膀，站在院子里的大杨树^①下，仰着脸儿，瞪圆眼，直勾勾地瞧着树梢上那灰乎乎的鸟儿。他们还时不时跷起脚后跟儿，伸着脖子，竖起耳朵听着，多么希望那鸟儿能叫唤一声哇！只要它一叫，准能听出是什么鸟儿。可是，这该死的鸟儿却偏偏不叫，只是探头探脑地瞧瞧这儿，瞧瞧那儿，偶尔从这个枝头飞上那个枝头，碰得树叶“嘹啦嘹啦”直响。

夏天傍晚的风，轻轻地吹着。

大丁透过密密匝匝的片片叶缝儿，刚刚瞄出一条能看清鸟儿全身的视线，一阵微风吹来，吹得片片绿叶摇曳摆动，一下子就把视线挡上了。他觉得脖子发酸挺不住了，低下头左右前后摇晃着脑袋，急得直嘟囔：“哎呀呀，真急人……”

“哥哥，得了得了，”小丁更不耐烦了，一边双手捏揉着发酸而缩缩着的脖子，一边说，“你别想好事啦，什么好鸟好鸟的，我看呀，象只灰老鸭子，干脆用弹弓把它干掉算啦！”说着就要从兜里往外掏弹弓。

“嘘——！”大丁锁起双眉，从唇缝里发出了轻轻的嘘

声，制止弟弟。

夕阳把灿烂的光辉洒给了树梢儿，透过枝缝叶隙，在那灰乎乎的鸟儿身上，印上了一些斑斑驳驳的光环。它缩缩着脖子，紧并着翅膀，无精打采地转动着小眼睛，随着脑袋左一转，右一扭，毫无目标地东瞧瞧，西撒眸，象在寻着什么。

大丁想出了一个招儿。他轻轻拉一把小丁，蹑手蹑脚地朝前迈了两步，身子紧贴着树干，双手把着粗拉拉的老树皮儿，仰起脸来，闭上一只眼睛，很快瞄出了一道视线，那鸟儿的模样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小丁，小丁！”大丁拉一把弟弟，用手指指树上的鸟儿，惊喜而又神秘地说，“快看快看，是只鸽子！”

经大丁一提醒，一番话好象拨亮了小丁的眼睛，老鸦多难看哇，确确实实是一只鸽子，淡灰色的羽毛，淡红色的爪子，俊俏的小脑袋。他高兴地咧开嘴，刚要喊出声来，被大丁一巴掌捂了回去。

大丁透过枝隙叶缝，目不转睛地又瞧了瞧，悄悄地对小丁说：“小丁，小丁，你快看，牛娃家那只‘雨点’就够大的啦，我看呢，它比‘雨点’还大哩！”

“咱们抓住它，”小丁一听，心窝里窝住的一股小火苗儿，就象见了风，呼呼地烧起来，“咱们好好喂着，好好驯驯，等到下次信鸽比赛，非赢过牛娃的‘雨点’不可，就不信那个劲儿！”

大丁也攥攥拳，咬咬牙说：“对，非赢过它不可！”

这小哥儿俩和牛娃曾是好朋友，一起放信鸽玩，一起驯

练信鸽，为啥有了这么大火呢？

原来，这火就是从牛娃那只“雨点”信鸽身上烧起来的。

这富饶美丽的北疆山屿村，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远离城镇，远离火车站。它三面那层层叠叠的群山，把村子紧紧搂在怀里，就象妈妈亲昵地抱着婴儿一样。村前那条宽阔的大江涛涛向东流着，总是唱着那支动听而悦耳的歌。在我们美丽的“大公鸡”国土上，它是一幅很美的小图画。只是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不知从哪年哪月起，这里的人们就开始驯养信鸽，用来和四处的亲友传递书信。家家户户都爱信鸽，养信鸽，信鸽是人们生活中可爱的小使者。后来，公共汽车通到了山屿村，养信鸽的兴趣渐渐转移到了孩子们身上。

这信鸽，对山村孩子们的用处可就大啦！比如说，孩子们在星期天进山砍柴、采果、拾木耳，弄得多了自己背不回家，就在信鸽腿上系个小纸条儿，告诉爸爸和妈妈，自己正在什么地方等着来接；再比如说，暑假里，四、五年级的孩子们由各班老师领着进山开展夏令营活动，各班都有一个据点，可以用信鸽来互通情报；最有意义的是，山屿村小学少先队大队部的孩子们，还通过信鸽和江那边的大甸村少先队大队部，和山后石头沟村小学少先队大队部建立了深厚友谊……，因此，山屿村小学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信鸽传信比赛。

大丁和小丁曾有一只全村最好的信鸽，名字叫“白白”。小哥儿俩曾双双被乡信鸽协会誉与“驯鸽小能手”的美妙

称号。他们曾幻想过，驯出一只最有本领的信鸽，能飞往世界各国，通过这可爱的“小使者”，和各国小朋友建立友谊。先不说小哥儿俩怎样选鸽，白白又怎样在学校举行的信鸽比赛中连续两年获得冠军。单说这信鸽白白，谁一看它那模样儿，都觉得可爱，甚至要抱起来亲一亲那软绒绒的毛。记者给小哥儿俩各抱着白白照的像，都上了画报，镇里照像馆，还镶进了像片展框里。瞧啊，白白那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就象晨星那样闪亮，洁白的羽毛光洁而漂亮，用手摸一摸，柔软得就象在触摸微微的春风。它从高空翩翩飞落，就象小白衣仙女下凡一样。村里的人，谁不夸呀！小伙伴们，谁不羡慕呀！

有一天，白白突然得了病。大丁和小丁急得饭都吃不下，一早起床就跑出二十多里地，到乡信鸽医疗站找金叔叔给白白看病。金叔叔诊断了一会儿，说：“小鸽迷呀，不用担心，白白受了点凉，身上有点发烧，吃点药几天就会好的……”

小哥儿俩带着金叔叔给的药回到家里，按时给白白服药，精心照料，果然，白白很快就好转了。

这天，小哥儿俩带上白白，兜里揣上鸽哨，约着牛娃也带上他的雨点，一起到村头的场上去驯信鸽。牛娃当然愿意去啦，去年学校举行信鸽比赛，除白白传送信快以外，再就是他的雨点了。他正想看看大丁和小丁怎样驯白白呢，学上几招儿，好让雨点快长本领，今年学校举行信鸽比赛，得个冠军。

他们来到村头场上，一起把信鸽撒上了湛蓝的天空。

多有意思！雨点和白白飞上蓝天以后，竟能从两种鸽哨

声里，听出哪是它的小主人吹出的声音。它俩各自按照从大地上传来的鸽哨声，忽而飞旋，忽而直升，忽而下落……

不好啦！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强盗——一只大老鹰。这空中强盗急骤地扑扇着一对黑翅膀，眼睛里闪着凶恶的光，紧闭着粗壮尖利的勾勾嘴，从高空一个俯冲，迅猛地朝雨点和白白扑来。

牛娃见势不妙，用嘴使劲儿衔住鸽哨，双手紧紧握着哨杆尾儿，用急促的音调呼唤它的雨点快快归来。

雨点听到小主人的急呼时，已经发现了头顶上扑来的老鹰。它好象懂事儿似的，迅速地一回头瞧了瞧白白，见白白正扑闪着不灵活的翅膀紧追着它，它打了个小旋儿，想等等白白，可是情况那般危急，小主人的呼唤一声比一声急促！白白病刚好，象是使不上劲儿。它等到白白飞过来，要迫降着它一起逃命……

大丁吹鸽哨吹得都变调啦，额头上急出了一粒粒汗珠儿，小丁急得直跺脚：“白白，快呀，快呀……”

一百米、八十米、六十米……，老鹰离雨点和白白越来越近了。

刻不容缓！万分火急！

牛娃把催返调立刻换成了加急调，雨点甩开白白，一头向大地扎来。

白白回头一看，老鹰就在身后，它惊吓得惊叫了一声，“咕——”

大丁手一哆嗦，鸽哨掉到了地上。

老鹰一个急冲刺追上白白，用两只尖利的勾勾爪子狠狠

夹住了白白，然后扑闪着翅膀，由缓变急地朝高空飞去……

小丁掏出弹弓和弹丸，使劲朝老鹰射去，那弹丸离老鹰还远着哩，就径直坠落到了江里。

老鹰夹着白白飞上高空以后，又向远处飞去。

大丁跺着脚呜呜地哭起来；小丁边追赶边向天空挖擦着手哭喊：“白白！白白！我的白白呀……”

牛娃抱着雨点，象是怕它飞了似的，他看看大丁和小丁哭得那样儿，心里也不是滋味。怎么劝，他俩也不肯往回走，好象没听见他说话似的。

“回家吧，”牛娃推推大丁，又推推小丁说，“叫老鹰叼就叼了吧，哭也回不来啦，等我帮你养只更好……”

小丁火性大，他猛回过头，停住哭，瞪了牛娃一眼，没好气地吐了牛娃一口唾沫说：“呸！说得倒轻巧呀，自私鬼，还帮我养哩，要不是你紧着吹鸽哨，雨点就把白白带回来了……”

“哼！”大丁也没好气地瞧着牛娃斜瞪眼，“都不如只鸟儿！”

牛娃也来了火：“要是雨点再带白白，它俩都会叫老鹰叼走的！”

……

树尖上那灰乎乎的鸽子忽然一展翅膀，又飞上了另一个枝头，脑袋象转轴似的四处撒眸着。

“哥哥，”小丁轻轻捅了捅大丁，“我上去吧，悄悄的，保证跑不了它！”

小丁说完搂住树就要往上爬，大丁急忙制止，“不行不

行，看样儿呀，它是受了什么欺负不想回家了。我看它东瞧西撒脾的呀，是要找个地方过夜……”大丁不让弟弟上树，不仅为这个，还因为他有点“二虎”，干上啥事，热上门儿，就象钻进牛犄角里出不来，照妈妈的话说，有点“钻头不顾



旋”，开不好，他三三说虎的，会一巴掌把鸽子拍死呢。

大丁见弟弟手在痒痒，直想爬树，眼珠一瞪，严肃地说：“等天黑了再说，现在一上，它还不飞掉！”

大丁一下子就把弟弟镇住了。

天渐渐黑下来，那树枝上的鸽子果然没飞走，它蜷曲着身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这老杨树太粗，大丁搂不过来，他让弟弟搭了个肩，慢慢地抓住树杈儿，身子轻轻往上一纵，攀到了大树杈上。他悄悄地站起来，眼盯着树梢上微微能看着点影儿的鸽子，悄悄地往上攀着。他一点一点上着，枝不晃，叶不响，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象小松鼠一样，灵巧敏捷地攀上了最高一个枝桠。他先是蹲着，然后直起腰来，让胳膊贴着树干伸上去，猛地一把朝鸽子抓去。那鸽子刚觉出事儿不妙，已经在大丁手里攥着了。它“咕咕咕……”地叫着，成了大丁手里的小俘虏。

“小丁！”大丁在树上朝下喊，“抓住啦，抓住啦！”

小丁在树下乐得拍起巴掌来。

2. 嘉义呀，你在哪里？

大丁抱着“咕咕”叫的鸽子在前面跑，小丁在后面蹒跚紧跟。他们来到屋里，悄悄地进了小厢房，打开电灯一看，是只绛灰色的信鸽，颜色比雨点稍浅一点儿，脖子上还长了一圈白毛。

“哥哥！”小丁高兴地嚷道，“真带劲呀，就叫它白脖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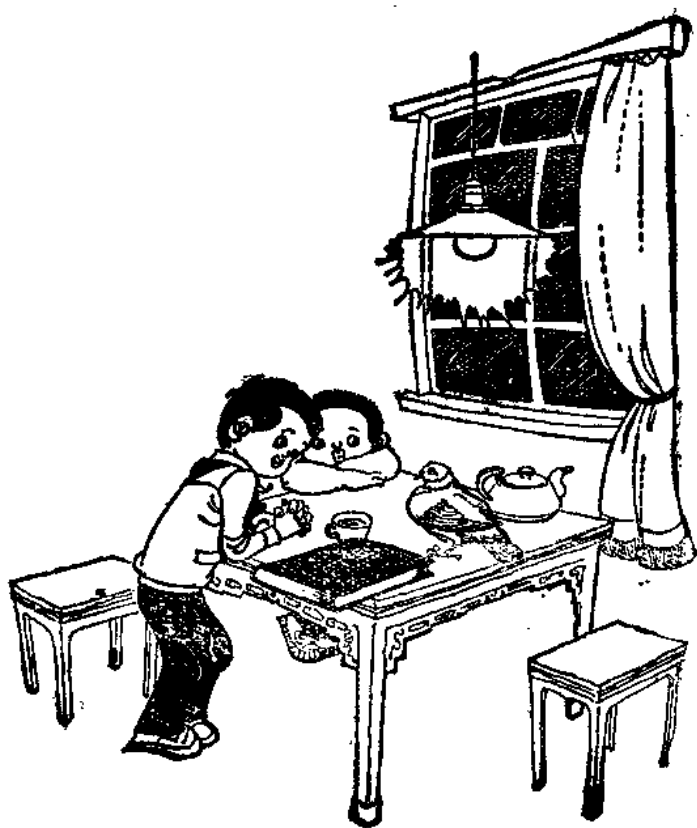
“行，就叫它白脖儿！”大丁也高兴地应着，忽然又有了新发现，“小丁，你快看，铅环儿！”

大丁把鸽子举到灯跟前，小丁也随着把脑袋伸了过去，小哥哥俩头挨头瞪大眼睛一看，套在鸽子腿腕上那个铅环上面的字清清楚楚：“嘉义县；李有福；电话423578”

“咕咕咕……”

大丁把白脖儿放在桌上，白脖儿只一只脚站立着，另一只脚简直要团缩到肚皮下的毛里啦。它有点颤抖地蜷曲着身子，在灯光下转动着一对胆怯的小眼睛，时不时瞧着两个陌生的小伙伴。

“哥哥，”小丁眨眨眼，瞧着大丁说，“是飞迷的信鸽，得报告信鸽协会，想法儿给人家送回去呀！”



“嘉义县？”大丁听着小丁的话，脸上现出了一片凝神思考的神色，象是对小丁说，又象是自言自语，“对！我翻地图册时，好象看到过嘉义县这个地方，对！看到过，就是黑龙江省的。”

小丁连忙说：“我去拿地图册！”

小丁一转身，随手从抽屉里抽出了地图册，往桌子上一摆，很快翻到了黑龙江省的专页。小哥儿俩伏在桌上找啊找啊，找来找去，只有个嘉荫县，怎么找，也没有嘉义这个地方。

“我想起来啦！”小丁摇摇小脑瓜儿，自信地说，“嘉义县不是黑龙江的，是山东省的！”

小哥儿俩又在山东省的地盘上寻找起来，找来找去，还是没有嘉义县的影儿，原来，山东省有个嘉祥县，小丁也是记模糊啦。

大丁说：“来，咱们从头一页一页地找，能找到，就得快还给人家！”

“对！”小丁也赞成，“丢白脖儿的主人，说不上怎么着急哩！”

小哥儿俩从地图册上的第一个省份开始，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把一本地图册翻了个遍，每页都看得那么仔细，但是，连个嘉义县的影儿也没有找到。

嘉义县呀嘉义县，你在哪里呢？

小丁使劲儿抿抿嘴唇，一眯眼睛，象得了什么宝似的惊叫起来：“哥哥，哥哥！告诉你吧，我知道啦，这是一只神鸟儿，没错，准保是！”

“吹牛！”大丁一撇嘴说，“胡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是神鸟？”

小丁煞有介事地说：“这回咱们算得着啦，我说神鸟就是神鸟，嘿！准保没错儿！”他向大丁靠一靠，神秘地又说道：

“是什么时候来着？对啦，两个来月了，在牛娃家里，牛爷爷给我们讲了一个神鸟的故事，那个得神鸟的人住在宝鸟山，宝鸟山这个地方，我在地图上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我去问牛爷爷，牛爷爷仰起脸儿，哈哈大笑了一阵子说：‘出神鸟的地方，地图上是找不到的！’”

神鸟？大丁虽然没听到过牛爷爷讲的这个故事，也好像隐隐约约听说过什么神鸟。听了小丁的话，他紧锁两道浓浓的小黑眉，他虽然不全信，但又多么盼望真的是神鸟。判断着，想象着，他也象在云雾里一样，得意地飘忽起来……

“小丁！”大丁伸出一只手紧紧抓住弟弟一只胳膊，“牛爷爷讲的那个神鸟的故事倒底是怎么说的？”

小丁扑闪一下大眼睛，挖空心思地想了想说：“对啦，是这么说的：从前，有个穷庄稼汉……”他开了个头，讲不出来了，见哥哥一个劲儿盯着他，慢吞吞地眨眨眼说：“是怎么说的来……反正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得得得，别罗嗦啦！”大丁严肃地板起面孔嘱咐弟弟，“我告诉你，咱们得白脖儿的事，你可要保密，嘴上放个站岗把门的，不准对任何人说！”

小丁连连点头：“保证不说！”

大丁也多么盼望这白脖儿果真是一只神鸟。他向弟弟下命令，立即随他去办两件事。不管哥哥怎么嘱咐，小丁总是哼哈答应。这阵儿，他的心里最甜最美，哼！这肯定是只神鸟，本领一定挺大挺大……

小哥儿俩把白脖儿装进白白住的鸽笼，藏到床底下，脚上象生风一样，一溜烟儿溜出了家门。

3. 神鸽的故事

月亮就象一个藏猫猫的娃娃，一会儿躲到这片云朵里，一会儿又猫进了那片云朵里，洒下的光亮一闪一烁，给恬静的边疆山屿村罩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

大丁紧紧攥着卷成筒儿的地图册噤噤噤在前面跑，小丁在后面噌噌噌紧跟，一气儿就跑进了学校。

他们来到杨老师宿舍门前，透过窗户玻璃看见杨老师正伏在桌前批作业。他们忘记了敲门，就呼哧呼哧喘着，“嘭”的一声推开门冲了进去。

“杨老师，”大丁张口气喘地问，“凡……凡是县城在地图上都能找到吗？”

“对，对对，”杨老师莫名其妙，先是一怔，回答完猜测地说，“你们俩是不是拉钩打赌，到我这里来对答案呀？”

小哥儿俩没顾回答，一扭身又跑走了。

“有门儿！”大丁见弟弟落后了，稍稍放慢点脚步，等他蹿上来，伸手抓住他一只胳膊，边拉着他跑边说，“快跑，这可能真是只神鸟呢！”

大丁“嘭”的推开牛娃家的门，和弟弟愣头愣脑地冲了进去。牛爷爷正和牛娃在灯下给雨点梳理绒毛哩。